

藤澤南
岳校疏

增補蘇批孟子

元

□ 12
327
1



蘇洵老泉氏原本
趙大浣錦江氏增補
藤澤恒南岳氏校疏

增補蘇批孟子

泊園書院藏梓



字才三



列蘇批孟子序

秦火燬矣。六經缺矣。後之學道者不得
不取翼于諸子。諸子之可以為經翼者。
孟荀為尚。而古文之秀光焰煥赫。貽範
于今者。世推孟與莊。然則孟也者。可謂
兼華實也。而世人皆以實取孟。後之註
者不復說其華。雖然。道由文以傳。言而



不文則其行不遠也。華豈可廢乎。余平素以為憾焉。去歲秋原田西疇來贈此本。閱之則蘇批趙評。探賸技祕。毫分釐析。無復餘蘊。余大喜。乃校正上梓矣。然而取舍人異。識見家殊。蓋先考之於孟。勸王一事。所不取。是以後之尊孟。以比孔子。推其書以配經。命為醇之醇者。皆

不取也。此別有錄。故不贅記矣。今額上補疏。施圈以別舊者。皆字句解。或先輩評語。而亦任讀者之取舍云爾。

明治庚辰首月南岳藤澤恒撰



養素村田壽書



序

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其言為明道之言、區區以筆法求之、抑末矣、我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熟讀亦可以悟作文之法、所以蘇批一書、搽觚家珍、同拱壘、老泉嘗有言、曰詩人之優柔、騷人之

久我金次謹刻

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因之雄剛孫吳
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其旨皆筆妙
為之也筆妙而佐以卷軸為之大家
雄視千古前人謂孟子文章物不可
言惟老蘇文溪得其妙良不誣矣
第此書之在嶺表者多漫漶不
可復識者久歎與一二同志蒐羅參

訂稍加推衍付諸剞劂氏於有志未之
遠也壬申省親南旋適友人趙子錦江
相過道故出其平素著述一端相示
蓋取蘇批訂之集法儒論說並付以
已見顏曰增補蘇批孟子博而核詳
而精無義不搜無美不彰允為老
泉功臣誠有先得我心者披讀之下

大慰生平夫制義代聖賢立言拜獻先
資恆必由之使為文皆根抵於七篇則
不特用筆之工而義理精明又可因文
以見道今趙子曰與其徒朝稽夕考渙
然冰釋皆為文章和其聲以鳴

國

家之盛又復壽之梨棗公之天下以
嘉惠民學于無窮斯不亦仁者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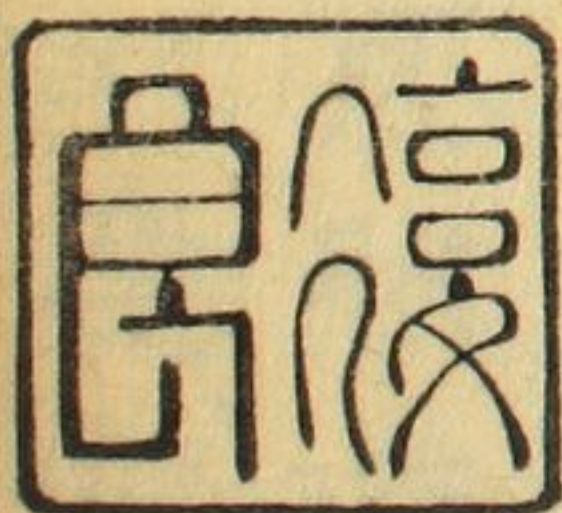
心乎至趙子之博雅好學觀其所著
可以知其入矣

賜

進士出身

浩

授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年愚
弟何朝彥頓首拜



此文莫侑于四書、然論語述孔
門問答言簡而明、不可已矣、法
求、大學中庸出自曾子、早思手
著、其中提細挈領、條分縷析、筆
法侑矣、然深厚渾熟、未易窺測、
求其雄詞偉論、馳騁于應對、起
伏頓挫、泮溢乎翰墨、浩然之氣

盛大流行、而可以筆法求者、莫
如孟文、晉眉山蘇氏老泉、愛其
文批而出之、其子蘇軾得之、以
悟文、癡良有已也、願其為書傳
久失、真字多溷、漉、浣、自多讀書
癖、嗜孟子、舌耕廿餘季、日與及
門口、講指畫、取蘇批訂之、竝集

諸儒論說，間有所得，時亦竊附
已意，名曰增補蘇批孟子，極知
繁瑣，然不過取其便於初學云
耳。學者苟於此而詳求孟子之
文，以通孟子之道，于以遍讀四
書五經，入聖賢之域，不難矣。韓
子云：欲求觀聖人出道，又自孟

子始，吾願與天下同走者，共勉
之。 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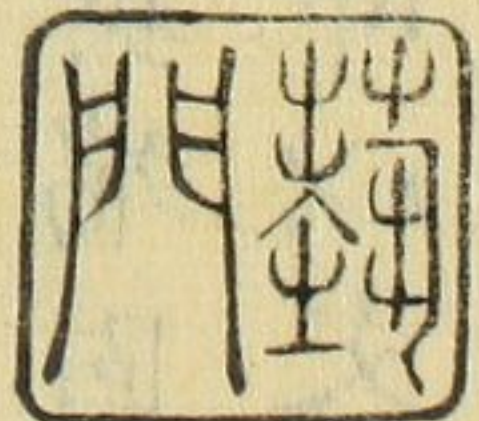
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孟秋初
吉，新會趙大浣錦江氏書于
泉頭貞遇堂



孟子七篇。史記謂其自作。注疏謂其徒所記。二說不同。要其崇正道。闢異端。固韓昌黎所推為功不在禹下者也。即以文論。亦縱橫排奐。俯視一切。駸駸乎駕左國而上之。向傳蘇批刻本。約畧指點。為初學之津梁。近錦江趙先生更泛而增補之。字解句釋。於文成法立之奧。抉摘無遺矣。所可惜者。蘇本批點用硃。故閱者了然於心目。趙

泉源貞堂
吉海會館
嘉興十小
平餘書局
天不風
音興

概用墨殊失廬山真面不付檇味為重校
之俾復其故且附入孟子年譜全帙未必
非知人論世之一助也若云趙為蘇氏功
臣予更為趙氏功臣則予豈敢嘉慶橘
陽相月賁禹後學彭德輝執門謹述



年譜

周	正定悼公	二年	其君年世	武王	風姓	任姓	平公十四	燕	六年	三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魯	悼公	二年	不可考即	太昊	侯爵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衛	其君年世	不可考即	太昊	侯爵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鄒	古邾國	顛於滕	後唐	虞孫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滕	侯爵	夏商	項後	穆公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任	後君	周魯	侯爵	夏商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薛	後君	周魯	侯爵	夏商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齊	後君	周魯	侯爵	夏商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燕	後君	周魯	侯爵	夏商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三	後君	周魯	侯爵	夏商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晉	後君	周魯	侯爵	夏商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宋	後君	周魯	侯爵	夏商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秦	後君	周魯	侯爵	夏商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楚	後君	周魯	侯爵	夏商	顛	平公十四	六年	晉	昭公	秦	二年	楚	二十			

甲顯王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魏貶孟子知言
號曰養氣四十
侯綱不動心
目擊鄒穆公憤
子思民不救長
言苟上孟子以
變於上慢殘下
此計賁之
百三曹交願假
十八館鄒君受
九年業矣

任人
屋廬
子辨
食色
與禮
輕重
屋廬
子至
鄒間
孟子

所謂南辱
於楚

齊伐魏魏
戰于馬陵
殺太子申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一年

甲顯王
三十一年

是年楚滅
小邾大邾
改爲邾者
尚存然友
之鄒見孟
子則鄒固
未滅也

文公
爲世
子將

所謂東敗
于齊長子
死焉
初秦取魏
少梁至是
秦虜公子
印魏獻河
西地所謂
西喪地于
秦七百里
遂徙都大
梁

孟子
之宋
與告
子論
性
世子
之楚
過宋

增補蘇批孟子

宋 眉山蘓洵老 泉氏原本
清 古岡趙大浣錦江氏 增補
大日本 東讚藤澤恒南岳氏 校疏

蘇云一句截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亦將此以孟子比蘓張也言蘓張徒已能利吾令
更亦有利吾乎亦有此對
先王也一則卑我一則推
彼幹旋之妙可味

危字反對利字
○萬乘本天子稱也此則
以孟子時為言

增補蘇批孟子

蘇云翻兩段作波瀾就繳上文再用前語繳上句却放在下亦法

○孟子直以王道說則惠王或掩耳而走熟味此章蓋言曰利則却有害曰仁義則利在其中也若此說來則惠王不覺其久也

蘇云兩句先截住一正一反下分兩段

千馬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蘇云却正就上句分開仁義說切不讓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蘇云此篇務引君當道得進諫之體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對鋒相對結構精嚴利在則祇奪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是利必有害而仁義未嘗不利也兩下相形于何必而已矣之神逼得更緊更醒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極轉接靈變之妙結用前語倒轉是順逆錯綜法亦以兩頭包中間法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此節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不日物子曰不多經日也

○靈其非為望氣浸而作者只是游觀之處耳

○靈說苑積思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臺名蓋取此義也

此節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

○伏姬伏也宋解為安其所非

○獨與偕對一章字眼

○森田蓋曰能字露本意一法

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

日易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賢者亦樂此乎一問梁王蓋疑賢者未必樂此也孟子却曰賢者而後樂此云云就其所欲引歸正路用翻轉一層法妙妙引請後復隱括詩詞提出以民力三字跌出民情之歡樂又先將文王之能樂為透後推本借樂倒點出所以能樂之故筆音盤動借樂獨樂兩節眼目故能豈能亦緊相呼應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反筆變化

蘇云翔一問作節奏關任了却放下去不覺文勢奔逸

○度量考周八尺為步當今伍尺漆寸伍分有奇

蘇云先用一句截住宕起

下節

○賴襄曰敏捷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蘇云又總三句

○度量考五畝當今四百

伍十九步有奇乃一段五

畝九步有奇百畝當今三

畝四步有奇

○申重也三令五申之申

○檢鶴林王露曰一作斂是

蘇云就結一轉翻作二段波瀾

蘇云承上二段方作一句答上關鍵

○賴襄曰何止隣國哉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蘇云繼上結一段

蘇云總上七段

盡心二字通章着眼處梁王以放荒為盡心孟子故歷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以告之見王者經畫區處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不憂乎凶歲不假于移民移粟方是盡心末節極言時政之弊一則曰不知檢再則曰不知發直是全無心計何得為盡心對針孟子取譬無不入妙眉出父子長子設喻皆得力于孟子也棄甲曳兵等喻語語切當入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次節起處不接梁王口中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喻無等民多子鄰國句緊承上鄰國不加少二句打轉有力然先設一喻方行說出又不見唐突妙文章要整齊又要變化不違節登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敵節登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章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梁王何也一問分明有罪處意王無罪歲二句直應起處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多子鄰國而已收應周匝亦是加倍寫法

○刃上加以字看

○政上加以字看

○賴襄曰不為巉刻斬絕而其鋒不可當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蘇云承上二段又作此段飛舞關合若結上文者却放下一句繳起

蘇云引證二句只用一句解却只一句繳上文

○作俑是以魯言也淮南子魯作偶人孔子譏之蓋亦此也

○比及也死其身之死也言及其生時一報之也宋訓為非或疑者字然古書多例不遑枚舉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前路以挺引起刃以刃引起政淺深相形見虐政殺人與同挺刀也後路以獸食作俑低一層跌起見虐政殺人甚于獸食作俑也通篇全用陪襯跌宕法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進說來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遠說來皆是此法率獸食人句語奇而確為民父母四字極鄭重不免惡在四字極大極冷如之何三字極悽愴極發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蘇云一句起分兩段

蘇云承上二段引證結

日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地方百里二句，通篇轉捩，梁王只從強弱起見，如何則可一問，未免有喪敗之後難以復振之憂。孟子却橫空落百里可王一語，以破其強弱之見，作其有為之氣。蓋曰：王則瑣瑣報怨不足言，亦是抉進二層法。王天下在于施仁政，不外教養如字，可使字通節一氣，啣按貫注，筆力雄大，收用長句，更見壯浪。撻秦楚句，正與東敗西喪三句相應。施仁節在梁主邊，奪時節在秦楚，實邊陷溺二句，實主兩邊組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梃可撻相應，法密而力健。未引古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拾奪時二節，勿疑二

字繳明可王之意，收結完密。

○襄王愚昧不足與說也。卒然字不啻殺入字等皆形其不足談妙，讀者宜玩味。

蘇云再用前語結。又開一喻于一句之中，前後關鎖。○沛然二字屬上句。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曾補蘇此孟子

上孟

五

王字一章主腦

保民二字一章綱領

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掣定齊王吾不忍其斃一辭一句以下反反覆覆開出無數詩明
○無罪疏云謂無罪人也
以人喻故曰君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

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

曰舍之吾不忍其斃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

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以羊易之四字非王語
○誠有一句嗟百姓果
愚也

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
牛未見羊一解乃有牛羊
何擇一難此亦猛虎頂下
金鈿惟解得者數得也
○是誠云云為三節語可
以見王自恠有尤之意
是乃仁術也與是誠何心
哉相應見牛未見羊與牛
羊何擇焉相應○声平
生鳴声不必死時声
此節乃前後過成感戚以
上結上啟其察識此心以
下起下啟其擴充

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斃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蘇云訂

蘇云就王字轉

蘇云就保民字轉

蘇云就釁

開

合

蘇云此段又合

蘇云此段又翻文動至此已抑而不振故必揚之

齊宣王曰

○吾心吾前日愛在一不愛
羊之心

王問足王之故應舉推心
之義若之却忽以喻言全
是空中閃射蓋不如是則
事情不透提撥不靈此孟
子善早發端處

今思足以二句難得是緊
切乃一章警策處

蘇三此章大抵欲其推愛
牛之心然不能推者必有
以害之也以下故反覆開
合以攻擊之

○折枝陸筠曰折腰技蓋
猶今拜揖也傳疑錄洪武
正韻皆從此說勝舊解
萬萬

老吾老三句根上不用恩
說來亦緊承上折枝以見
推恩之易

是心足王全在能推而王
不能推其故安在重重反
詰到此王不能下一轉語
矣文勢至此水盡山窮看
他下文轉緣之妙

獨何與下宜緊接與兵構
怨矣卻又說權度一節者
蓋先言物民不可倒置然
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
快于心正照前不忍字快
字下得狠

此不備也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

蘇云至此文勢左維而退舍之欲引入保民故引喻起

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忽然打轉易本案平地驚雷奇絕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蘇云粘上作波瀾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蘇云粘上

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繳應

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兩以及字正是善推

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斯三字與上是心相應

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三句收束上文却對下二句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覆筆應上即起下

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文意若斷若續水窮雲起

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因一快字逼移不得不露出私心來

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言補錄北

七

蘇云又轉此更進一步
五句中又用抑字轉亦

法
既說出五件又明以王豈
為是哉然則是知其不為
是而故詰之也未說辟土
地等句先以王之所大欲
可知已起則又知其必為
是而轉難之矣文字起伏
不測使齊王不得不入穀
中

王怪其甚孟子卻又說殆
有甚焉忙趕再進一針把
後發兩字嚇他合他雄心
灰滅後乃以大勢較之急
挽之反本

蘇云至此上下之間呼吸
變化奔騰控御若捕龍蛇
真文之至也

蘇云此一轉方到保民處
作大波瀾

○欲疾之欲惡術
文法至此一收結下文又
是另起

蘇云又轉方從頭說去
孟子更道幾句便能使王
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句
王卻笑而不言又道幾句

增補蘇批孟子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
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增補蘇批孟子

八

王即云吾情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仁人又應上不忍罔字落得奇

○焉有管下九字

○終身蓋非終世之謂也此以一歲言者豈可謂終世能終世苦乎按終與周通周身者自頂至踵之謂也

又將反本意再加一束下乃詳制產之法

蘇云此是保民處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蘇云暗了卻又繳上來

蘇云開鎖

衣帛食肉二段與仰足事父母應無飢一段與俯足畜妻子應庠序一段與驅而之善應末二句實見得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王者未之有也。

通篇分五大段讀皆段至是心足至是許主不忍之心是以保民致王次段至遠處是啟至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因王求大欲而示以施仁政末段說制產則實推不忍之心行保民之政而致也。王字一篇大主腦入手無以則王乎。引是心足以王矣一斷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呼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結數語是通篇線索。王之足王在不忍之心然不忍之心所以足王者在乎善推而擴充之但齊王一向蔽鋼不忍解解一言不遇一時偶觸而發若不使之先識得不忍之心如何能赦之擴充故著百姓皆以王為愛何為發難之端蓋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括愛字發難正對面攻擊之法也及王聞言只解脫個愛字竟不知自覺得個不忍之心出來故孟子又以牛羊何擇難之王被孟子攻擊得緊終解不去只得權認了愛字是王終不能察識故孟子急以無傷也救轉以見羊未見羊也與之點明而教之察識以下教之擴充便可將老老節節之只緣王不解此心之合于王疑王為甚難故先分疏個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可告以用力處也然王之所以不能擴充者以大欲害之欲發其病而藥之故先用興兵構怨語再用肥甘輕煖等一信然後以王之所大欲可知矣為之道破又極言大欲非興兵構怨

可求而悅之行仁政此處仁政卻用虛說下段方以制產指仁政之實下段欲言制產之實卻又先反覆言恆產不可不制虛論其理未方指其事看其過篇而脈貫通處處相足正朱子所謂無一字間也

蘇云此篇悲壯頓挫深得告君之體

○莊暴亦稷下遊士之一

非齊臣也不然孟子對王

之語不得有莊子之稱

○曰好之曰改端字面

○庶幾言近於與左國多

微

○與人與衆即甚而與衆

甚之尤者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

蘇云倒問兩語卻生一波瀾

好樂甚即是與百姓同樂卻留在下文方說此處含甚自得妙

○陪說田獵以見手言在與百姓同樂不在樂也

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之是帶說

蘇云明諷刺

與上節舉疾首蹙頰

而相告兩兩相形

雷補疏比孟子

七五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章因論樂而引至同民樂不別于古今而別于同獨從好樂上發出一段精義因其欲而利導之孟子善引引多類此暴未有對在暴必謂樂不可好好樂幾妨于國王變乎色亦知樂不可好好樂或妨于齊孟子乃反欲其好甚且謂好之甚則齊近于治語皆出其意外亦是翻進一層之法欲為王言樂卻先就常情探之發露一段公心然後可與言同樂徐徐引入極有步驟臣請為王言樂句見前後文脫卸處一兩節一反一正言獨樂同樂之效分別出個好樂甚不甚樣子來都是先將憂喜情形從空中橫繪方用倒裝文法點出同樂不同樂筆意極空靈飄飛上兩節儻是虛設情景大概言之到末節方是實說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好樂甚也則至矣所謂齊其庶幾也直應起處為通章點睛

七十里之圍其有無不必深辨只重在與民同能與民同雖大亦小亦與民同雖小亦大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

跌進一層

陞字及德極新極險為阱國中其親文王之與民同直是仁暴天淵
○森思益曰以一則字入議論故掉尾有力

○樂天是主畏天是客

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蘇云以小事大者樂

蘇云以樂畏字轉

○引詩徵各主却無徵恐有詩若書語而脫乎

一大字喚起下三節

此文王之勇此武王之勇二句從寡人好勇來見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書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維曰語助不獨文王為然武王亦然一亦字前後關照收尾民惟恐王不好勇恰與寡人有疾二句打一照面極動之辭卻正關其甚緊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賴襄白播着攢身使至呼快

蘇云前文論後引證

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諸侯上下例趙諍得之朱釋下諸侯為附庸也長之屬罪

增有燕莊孟子
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類要曰餘意然結不下一語此子與子家法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雪宮之樂在賢君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輕帶過即引到同民上人不得則非其上下語稍硬故節接言民之非然後轉到上之非筆意圓融然亦必借上句作襯下句乃借有力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以字渾成收得上四句足激得下二句起極有氣力畜君好君為通篇歸宿觀起處孟子說不與民同樂之非固是畜君即景公之言語明先王之法復陳今時之弊一則曰無非事者再則曰惟君所行早將當君好君之意和盤託出結尾一句點明真有萬鈞之力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者所謂諫諫也無非事者句緊對景公先王觀之問東上二項如鐵鎖重關然東上又以起下文法若斷若續兩節以為諸侯度為諸侯憂兩句為片段差差中有整齊也先王無流連之樂二句回抱天子適諸侯節與前何修可以比于先王觀句相應蓋因下文說惟君所行故先覆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而乃關開得密借撥得緊結句隱隱見已之納諫都是好君望王聽言與民同樂如先齊故事都與起處神迴氣合然卻是解諫妙不着迹

○明堂名或曰以明諸侯尊尊非古下明字多取神明與明淑之義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賴襄曰所謂顧力行如何耳斷而行之鬼神避之也
齊王節節以有疾為自己不行出脫而子卻節節就他有疾偏按他行針鋒駁對
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詩本無此意孟子卻引來做証所謂因其近似而發揮以足已意也于此亦可見孟

增補孟子卷之五
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子言詩之妙
上節重兩有字下節重兩無字見公劉大王好貨好色之同民皆補出詩所未有引歸王政本旨
兩側于王何有隱隱回顧章首勿毀廟堂
○足學詩正義相土地之可居也

孟子欲問王以四境不治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是以他事形起筆意蘊承教章間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以世臣引出親臣無字主與有字對照
○不知趙註屬是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慎字下節數個然後字主承慎字發明

○未可字輕勿聽字重以見進賢是命欲而退入則君之所不願
○此則周禮三刺之添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蘇云感慨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蘇云三級頓挫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
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賴襄曰隱之注射時君非論湯武也後備說人說夢

上節以任水形起任賢下節以任玉形起治國兩必使字何等鄭重兩姑舍字何等輕忽其提醒齊主處全在則何如則何以六字

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蘇云一句維佳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
蘇云感慨
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
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
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蘇云又繳上文意句引下
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蘇云再引
今有璞玉於此雖

蘇云二節文雖不屬而意實相足不任賢正是不愛國也故曰相足

齊王欲取燕妄認天意孟子則使之驗民心蓋天意難憑民心有據兩字正對上天字

宣王先言勿取後言取之意在取也孟子先言取之後言勿取意在勿取也亦運而已矣包正與打關後聲教之勿取

○九經說人力不至於此之下言著是天之與也五字
○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

增存蘇批孟

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

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

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思言... 不我... 以... 後世

樂府詩十七首

征虎行... 言

人... 水... 火... 益... 熱... 亦... 運... 而已... 矣

